

征稿：〈海韻〉文藝副刊歡迎來稿，舉凡短篇小說、散文、現代詩歌、古典詩詞、曲藝雜談、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，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，文長勿超過千字，詩（每首）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：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，聯絡電話。

牧羊人

何金福

在那遙遠而神秘的新疆，有一片廣袤無垠的荒原，它像一幅古老而滄桑的畫卷，靜靜地鋪展在天地之間。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生活著一位形單影隻的牧羊人，他如同一道堅韌不拔的風景，靜靜地佇立著，與這片荒原完美融合。

風，是那無形卻靈巧的手指，輕輕滑過牧羊人那佈滿溝壑與滄桑的額頭。每一道皺紋，都是歲月留下的痕跡，記錄著他與這片土地共度的風雨與陽光。他的心境如春日裡初升的朝陽，溫暖而明亮，然而卻又彷彿被一道無形的枷鎖緊繫束縛，難以舒展眉間那緊鎖的愁緒。這愁緒，是對生活的無奈歎息，還是對命運的頑強抗爭？或許，唯有他自己才能領悟其中的真諦。歲月如長河般奔騰不息。而這片靜謐的荒原，卻好似被時光遺忘，少有人涉足，鮮有人知曉。牧羊人就像一片樹葉，隨風飄零無所依靠。他的生活，簡單而重複，每天趕著羊群，穿梭在沙漠與戈壁之間。

我，一個偶然闖入這片荒原的旅人，也似那風中一縷輕煙，漂浮不定。當我與牧羊人相遇在這荒涼的角落時，我彷彿看到了生命的另一種形態——孤獨而堅韌。牧羊人的眼神中，透露出一種淡淡的憂傷，那是對過往的懷念，還是對未來的憧憬？

一段段旅程，水冷山寒，路途遙遠且崎嶇。牧羊人那孤獨的身影，在料峭的春風中顯得如此瘦弱卻又無比倔強。他步伐堅定，沒有絲毫的退縮之意。他的身影，與荒原共舞，與風雨交談，盡顯無盡的豪邁與堅韌。每一步，都踏出了生命的力量；每一次呼吸，都與這片土地緊密相連。

一步一步前行，天涯路遠，樹影在黃昏的餘暉中若隱若現。那樹影，彷彿是牧羊人心中那難以言說的哀怨與期盼。他凝視著遠方，眼神中既有對未知的嚮往，也有對孤獨的承受。在這片荒原上，他是孤獨的行者，也是唯一的守望者。

最厭惡這曠野的淒涼，草色依舊枯黃，風聲淒厲悲愴。它們彷彿是對這世界無聲的控訴與哀歎，卻又如此真實地存在著。但牧羊人卻在這淒涼中尋得了力量與勇氣。

誰會在意，牧羊人這渺小的存在？在這浩瀚的宇宙中，他或許只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。但他卻用自己的方式，書寫著生命的傳奇。他與天地為伴，與日月為伍，感受著孤獨與自由，體驗著生命的起伏與跌宕。

那悠揚的胡笛聲，在層層疊疊的時空中久久迴盪。這是牧羊人內心的呼喚與傾訴，是他對這片荒原深沉的愛意與眷戀。我聽到他飽含深情、情意綿綿的笛聲，心中湧起無盡的波瀾與感慨。他的身形搖搖欲墜，彷彿難以承受歲月沉重的歎息與感慨。然而，他的眼神中卻透露出一種堅定與執著，那是對生命的熱愛與追求。

是誰在歎息中獨自飲酒？是牧羊人。他將滿心的愁緒化作美酒，一飲而盡。酒精麻痺了內心的痛苦與憂傷，卻也讓生命在這一刻得到了釋放與昇華。牧羊人將這片廣袤的天地當作傾訴的對象，將心中的苦澀與歡樂都傾訴給這無垠的蒼穹與大地。

風又一次輕輕拂過牧羊人的額頭，帶著無盡的溫柔與哀愁。它彷彿能夠讀懂他內心的世界，與他深情相擁，共舞在這荒涼的天地之間。牧羊人的情懷依舊如春日暖陽般溫暖，卻在這荒原的淒涼中顯得更加深沉與凝重。眉間的緊鎖，彷彿成為了他永恆的標誌，記錄著他的過去與未來，他的歡笑與淚水，他的堅韌與柔情。

夕陽西下，牧羊人趕著羊群緩緩歸家。他的身影在餘暉中拉得長長的，彷彿與這片荒原融為一體。他依舊孤獨地站在那裡，守著這片荒原，守著這份悲涼。但他的眼神中卻透露出無盡的堅定與執著。

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，牧羊人與天地之間談情說愛。他的生命，就像那千年不倒的胡楊林一樣，雖然歷經滄桑，卻依然堅韌不拔。他用自己的方式，詮釋著生命的意義與價值，成為了這片荒原獨一無二的存在。

而我，也隨風而去，飄向那未知的遠方。只留下這感慨的詩章，訴說著牧羊人的故事。

文藝副刊



伏羲的眼

王重揚

我們離伏羲太久遠了。十年，百年，是我們生命的度量和極限。八千年，像是一道寬闊的深淵，將我們隔開。歷史究竟是激昂的奔湧，還是不斷的下落，決定於我們怎麼去看待那深幽的遠古。

我曾在書頁裡、遺跡裡、殿堂裡、山水裡尋找伏羲。伏羲是誰？任何別人給出的答案，都無法匹配我們心裡的伏羲。在神話裡，他是開天闢地、肇啟鴻蒙的人皇，擁有創造萬物的偉大功績。他和女媧都人首蛇身，是中華文明的始祖。關於伏羲的記載和傳說不少，但伏羲到底是怎樣的？他是一個氏族的名字，還是確有其人？學界對此一直爭議很大。

我願意相信，伏羲是一個人，一個活生生的，從幼小到強壯，從無知到睿智的超凡個體。也許，那些彪炳史冊的功績裡，有相當一部分，是他的族人乃至數代人慢慢發明和創造的，但他無疑居功至偉。因為他的那些非凡創造和功績，他的氏族，也被周圍的氏族稱為伏羲氏。於是，伏羲是那個時代族人們的傑出領袖。

每個人心裡，都有對伏羲的描述和註解。任何人和事物都是如此，一切真實的存在，和我們所耳聞目睹，或心所期待的，是不會完全相同的。

有一點可以確定，伏羲，我們的人文始祖，始終以不同的高度，站在我們的生命裡。

讓我們僅從他出生和成長的天水一帶說起吧。卦台山上，曾多次出現過伏羲的身影。他攀爬著，在遠古時代的叢林和山體裡向上。渭河從上游疲憊地經過這裡，自然地扭動出一道弧線，繞過卦台山後，又順著地勢向東南而去。伏羲登上了山頂，在山的東南西北四面眺望著，渭河如一條正在舞動的銀帶，形成一個S形的形狀。天雷滾滾，暴雨陣陣，閃電迅疾，勁風推人。在高處，伏羲孤立的身影，像是一枚下在天地棋局關鍵位置的棋子。據說，就是在這裡，伏羲神奇地畫下了八卦圖。我們不知道，他是怎樣受到啟發，怎樣一點點尋找到，這種代表和推演事物變化的辦法的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在一次次仰望、眺望、俯視裡，看到了天地間那些讓他智慧光明的東西。

在伏羲廟，殿宇威嚴，走過無數石階、跨過幾道門檻，我站在伏羲面前。伏羲的神像端坐高位，我肅然彎腰，跪拜，仰望著他，仰望著一個開天明道的時代，仰望著那

些從惡劣自然環境和莽荒裡，一日日開闢和奮進中的先民們。人們紀念和敬仰伏羲，已經千百年了。伏羲能讓數千年後的華夏兒女記住他，他所開啟的文明，無疑是重要原因。

去秦安，看一眼八千年前的大地灣，吹一吹黃土做成的陶埙，踩一踩先民們奔騰和沉睡的土地。大地灣，中華民族最重要坐標，這裡有深埋在厚土下的史前文明。順著台階而下，我們進入F901宮殿，燈光昏暗，宮殿的遺址在玻璃地面下幽然靜默。那些被剝蝕殆盡的牆上和木柱，頑強地駐守著先民們最神聖的版圖。可以想像土木圍成的殿堂裡，伏羲或者他的後人們，曾無數次在這裡聚會，或慶祝，或議事，或分封物資。在山下的考古坑裡，旋轉的樓梯一直通向地下十幾米。可以肯定，伏羲和他們族人最早的營地，就深埋在黃土層下，黃土有多厚呢？約莫八千年。

朝下，挖掘出絕跡的八千年。我蹲在坑邊，俯視著伏羲，就在腳下的土地上，這位以往停留在神話裡的先聖，在搖籃般的清水河兩岸，和族人們一起創文字，畫八卦，結網罟，制嫁娶……文明就這麼開始了，他帶著族人們，用雙手和大腦，推動了整個時代的進步。其中，最為人所稱道的，是伏羲畫卦。八卦，是一種奇妙的圖形組合。

伏羲是怎麼畫出八卦的呢？畢竟，在那個文明未開的時代，先民們只能用一些初始的語言，和結繩來描述和記錄事情。八卦圖是一種非常複雜的東西，即使是現代人，也無法在短時間裡領悟它的奧妙。我皺眉思索著，想不到伏羲如何識破自然的法則。古書記載：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則觀象於天，俯則觀法於地，觀鳥獸之文，與地之宜，近取諸身，遠取諸物，於是始作八卦。用長長短短的橫線來代表天、地、水、火、風、雷、山、澤，這並不算稀奇。在那個時代，文字還沒有出現，用樹枝、繩結來計數是唯一的選擇。長短的線條，或許是二進制的雛形，用一進制、二進制代表某些數字，用特定的數字代表自然現象。八卦中的卦象，是表。而其中的裡，則是陰陽魚組成的太極圖。

如今的我們，幾乎婦孺皆知「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」。但有一點很明瞭，這些都是後人推測和想像的結果，伏羲時代，文字都沒有成型，更何論這些生硬規矩的字眼。

我猜想，太極雙魚圖，是這麼形成的。一天，伏羲來到渭水邊，想用清澈的河水洗去自身的疲憊。河水流波，或長或短，或連或斷，就如同自己畫的八卦圖一般有趣。天道雖然深邃，卻也附著於萬物之上。伏羲驚了，一種天人合一的奧妙，讓他如被閃電灌

注全身一般。他凝神看著這些密碼般的流波，忽然有兩隻游魚在水底嬉戲，首尾追逐，靈動迅捷。他的眼光，籠罩著這一對雙魚，一切彷彿都靜止，只有雙魚在他眼底旋轉。

魚，渭水裡最常見的魚，頭圓尾細，通體渾圓流暢，兩兩追逐，首尾相連，竟然組成了一幅圓形的圖。妙哉，伏羲坐在河邊，渾然不知日光下落，星辰掛空。河魚早已歸家，但那情形，卻已然在他的眼眸裡定格。而他的眼眸，也在水底波動，形狀如兩隻魚一般，拼接成一幅怪異的圖景。

魚，由小到大，從無到有，從有至極。小與大，無和有，日與夜……似乎一切都是相對的狀態，長短，高低，左右，似乎無窮無盡。大道，就在兩個游魚中顯露出了端倪。終於，伏羲站起身來，在卦台山頂的開闢處，他用石塊最後一次畫出了最初的太極八卦圖。

關於伏羲，一切都來源於推測和想像。除了尊崇和幻想，我們無法從文字和音像裡找到伏羲。但伏羲是真切存在過的，他是華夏民族最早的領主，有開啟文明，繁衍壯大的不朽功績。

後來的八卦圖，經過無數人的推演和完善，形成了嚴整規矩的圖形，中間的黑白雙魚，代表了陰陽兩極，事物的相對、相融、轉化、平衡，的確是始終不變的真理，和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哲學思想和科學定理相類似。其中奧妙，得之者定有同感，也必然有很多人有所論述，毋庸贅述。

那黑白雙魚，就像伏羲的雙眼，通過一組神奇的八卦圖，流傳下來。文明的密碼，熱辣而尖銳，它從歷史的高處傾下，滾滾而來，在朝代更迭中沉浮，在真假難辨裡流離，在廟堂之高和獨善其身間激盪。翻開厚重的書卷，品咂任何人平凡的人生歷程，那雙眼，似乎始終閃現著光芒，一刻都未曾熄滅。

當然沒有熄滅，不僅沒有熄滅，反而還遍地星火，到達天涯海角，到達深海太空。伏羲的眼，深嵌在黃皮膚裡的，白色眼珠、黑色眼珠的眼，一代代復刻閃爍著，直到如今，長在了我們的眉宇下。這雙眼，讓我們眺望，讓我們呼喚，讓我們洞悉，讓我們堅定。有了這雙眼，智慧被天然複製下來，行走，乃至奔湧，到宇宙之極，到宙之極。

我們用伏羲留下的眼，尋找伏羲。溯源，尋根，祭祖，一次次對視，當我們凝視心中的伏羲，便在凝視著華夏文明和歷史文化的深淵。

我們在天地間奔走，築造著一個全新的部落。對視一眼就知道，我們都是伏羲的傳人。肩並著肩，我們是長城。手拉著手，我們是長江。心連著心，我們是中國。

木槿花開開滿夏

耿仁亮

每年夏天，教學樓前，那株枝幹遒勁挺拔的木槿就開花了，花朵是重瓣的重粉紅，朵朵都有拳頭大，枝葉葳蕤、花開爛漫，如艷妝的新娘，鳳冠霞帔，嬌羞欲語，讓人百看不厭。它們溫和又靈動，清雅又活潑。每日與木槿花相約，夢境一般美好。木槿花就這樣走進我的生命裡，慰藉我獨在異鄉的孤獨和寂寞。

我的老家在魯西平原，那裡陽光充足，雨水充沛，溫暖濕潤，四季分明，特別適宜木槿生長。小時候，在鄉下，除了地裡果蔬的花、路邊不知名的野草花，認識第一朵正兒八經的樹花便是木槿花了。「漫栽木槿成籬落，已得清陰又得花。」「涼風木槿籬，暮雨槐花枝。」木槿就是做籬笆的好材料。一排排碧綠的槿籬，把一個個小小的院子圍得嚴嚴實實的，粉色或紫色花朵點綴在籬笆上，很多時候她成了鄉村一道道花的籬笆。簡單的農家院子，便也多了一點點韻味。

初夏時節，木槿花開了，一朵朵飽滿的花兒掛在修長的枝條上，翩翩綠葉間，在輕風中微微顫動著，似玲瓏的鳥兒，俊俏而帶著調皮勁兒。繁茂的花朵在樹上高低錯落，散發著陣陣清香，引來了蝴蝶，招來了蜜蜂。小夥伴們在樹下忘情地玩要著，狗兒也在樹蔭下張著嘴巴、吐著舌頭來湊熱鬧。大家常把花蕊剝出來，裡面有一根長長的細線，根部稍粗一點，有黏性。把它粘在鼻尖、下巴上，扮作白鬍子老人，做各種自編的遊戲。槿樹枝很柔韌，折下來編成偽裝帽，我們興奮地戴著，做打仗遊戲。那片槿樹叢成了一個繽紛熱鬧的世界。

「不愁日暮還家錯，記得芭蕉出槿籬。」木槿的花朵大，顏色多，木槿花以粉紅和白色為主，多為單瓣。木槿是夏花的代表，盛開的時候正是盛夏來臨。木槿花開在夏至前後，《禮記》裡有：「夏至到，鹿角解，蟬始鳴，半夏生，木槿榮。」時序的更替表現在物候上總是能與大自然的草木心心相印，比什麼都準確，彷彿扣著時間的腳步，由不得誰。木槿花似乎是木本的花中花期最長的，從夏至一直開到霜降。

木槿花開啊開，開在熾熱驕陽下，開在聲聲蟬鳴裡，開在秋風蕭瑟中……那些年的清晨、黃昏，或寂靜的午後，有時在籬牆邊浮想聯翩，對生活充滿了信心和熱愛；有時坐在木槿樹下讀書而忘記時間，不知今夕何夕；有時拿著本子和筆找一個寂靜的地方，背靠著籬牆下坐下，塗塗寫寫……木槿樹就像一條舒緩的河流，我撐著自己的那方小舟悠然自如地前行。雖然還是在漂泊，卻擁有天長地久、歲月靜好的幸福感。

木槿從《詩經》走來，有一個古風熏染的美麗名字：舜。「有女同車，顏如舜華」「有女同行，顏如舜英」。舜華和舜英，指的就是木

槿花。木槿花古稱「舜」，從草從舜，「草」是本質，「舜」即「瞬」，即開而落。這木槿花一樣的女子，就是春秋時期的大美女——齊僖公的女兒文姜。那個貌美如木槿花的姑娘，讓同車的人心兒如風一樣飛翔。木槿花就是那個從《詩經》裡飛出的姑娘。打開書本時有它，它就盛開在《詩經》的簡牘上，婀娜多姿。

在詩詞中，木槿花更是被賦予了豐富的情感內涵。唐代李白對木槿花情有獨鍾，其詩《詠槿》：「園花笑芳年，池草艷春色。猶不如槿花，嬋娟玉階側。芬榮何夭促，零落在瞬息。豈若瓊樹枝，終歲長翕麗。」在否定「園花」和「池草」的基礎之上，謳歌和讚美木槿花。唐代戎昱不僅自己花錢栽種木槿，「自用金錢買槿栽，二年方始得花開」，還自比要像木槿那樣與世無爭：「花是深紅葉麴塵，不將桃李共爭春。」明代張以寧把木槿花與千年開一次花的蟠桃相比，「朝昏看開落，一笑小窗中。別種蟠桃子，千年一度紅。」雖然木槿花朝開夕落，但開的時候卻像仙女的笑容。清代李寄的「木槿可憐千瓣艷，不過一朝香」流露出對木槿花早開晚敗的愛惜之情。

據《本草綱目》記載，木槿花性味甘苦、涼，入脾、肺經，可清熱解毒，可治咳消腫，亦可止癆去屑。木槿花不僅美麗，還能入饌食用。清早，在它開得正絢爛，連綿有朝霞之色的時候，將含苞待放的花蕾或初開的花朵摘來，去蒂、掰開、洗淨，稀麵糊裡蘸一下，油炸。炸出來顏色依稀尚存，形狀還能保持花的樣子，是一種很小資的吃法。或者多加麵粉，上籠蒸熟，這種吃法要平民一些。也有做湯的，木槿花豆腐湯，清香滑嫩，在老家曾經是一道家常食。

若是一座位小院，必然將粉紫白色雜色木槿種遍，單瓣復瓣重瓣木槿栽全，槿條交叉，築成籬笆，兩三年後便密實得連貓狗都鑽不進，夏時籬上開花，芭蕉出槿籬，閒時三五好友嬉笑採摘，製成可鹹可甜的美味，何其愜意哉！

